

# 一个上海兵的生死90秒

◆ 王兴如

时不我待,他迅速脱掉军装,只剩一条短裤,决定下到121号救生打捞船底部航空油舱排除故障。聚集在甲板上的海军、舰队、北航等首长走了过来,舰队参谋长连珠炮地问他个人的情况,他一一作答,结婚五年了、妻子再过几个月就要生了、兄弟有四个自己是老大,他知道首长问话的背后含义,此番下到满载航空油的油舱排除故障十分危险,稍有不慎极易窒息身亡。可他顾不上,明天121号船就要载着直升飞机驶往上海吴淞码头,与向阳红10号科考船会合前往南极考察,并完成中国首座长城科考站的建设任务。

这一天是1983年9月16日下午2点。此刻的青岛港3号码头,部队正在对搭载海豚直升飞机进行油料加注的最后一次检验。当直升飞机从天而降,稳稳停在甲板上,作为油料管理助理的他下达了开泵加油的指令,一阵轰鸣后却发生了意外,不见油枪出油。他指令关泵检查阀门,得知几道阀门都已打开,他马上想到油舱出油口管道堵塞了。刹那间无数目光刀一般地刺向他,他立即询问船长船移动过了吗,船长说昨天试航后又去船厂作了最后一次船体检查。他又问油舱下去过吗,船长说将油料抽光后又作了最后一次清理,然后再将油料复灌进油舱。

肯定异物残留在舱内!他的头



与抢修的船载直升飞机合影,右起第三人为张顺兴

皮一阵发麻。此番随向阳红10号赴南极考察的121号船肩负重大责任,除了护航救助外,还要参与长城站的筹建,随行的直升飞机就是专责设备物资的吊装任务。如直升飞机不能成行,只能向南极洲邻近的国家借用直升飞机。然而中国自行配备直升飞机筹建长城站的消息已向外界宣布了,如因油舱不能出油而致使直升飞机不能随行……他不敢再想下去了,立即找来尼龙绳拴在腰间,手提防爆手电、电刀和湿

毛巾,疾步走向船舱口,顺着舷梯下到了船舱底部。短短的十几秒钟,他忽然想到未出世的孩子,万一出意外真的对不起老婆孩子了。就在打开油舱的一刹那,传来了甲板上参谋长的问话:“潜水多长时间?”“90秒!”“你是哪里人?”“我是上海人,上海兵!”他抬头看了三层楼高的甲板舱口,朝参谋长行了个标准的军礼,只见参谋长深情地还了个礼。

他深深地吸了口气,将湿毛巾扎住了口鼻,随后打开了油舱盖,向伴

随的两位战士挥了挥手,迅速沿着铁梯下到仓底,油料一下子就浸到他的脖子,小腿处一阵钻心般的疼痛,这是前阵子到油舱检查时不慎留下的伤口。防爆手电的光柱四处一扫,一号仓不见任何杂物,问题肯定出在二号仓。油舱设计一分为二,以防止航行中剧烈晃动,致使仓内的航空油产生静电的隐患。油舱上部隔开,底部留有60厘米的人孔,便于油料流动和油舱的清洗。于是他一头扎进了航空煤油中钻过人孔,睁眼一看发现出油口有一大块布质的东西,可这时眼睛进油了,又是一阵剧痛。他俯身又钻进油中伸手去拉却拉不动,显然是油泵启动后被吸住了,他抽出电刀来了个十字划口。随着一声响,一团擦油舱的布从出油口的滤网处弹了出来,他伸手抓起塞在腰间。此刻他感到有点憋不住了,但仍不忘再四下搜寻了一遍,确定无任何异物后,便迅速从人孔钻了过去,顺手拉了拉腰间的尼龙绳,示意舱口的战士将他拉上去。出了油舱摘掉毛巾,他弯腰大口大口地喘气,然后由两个战士搀扶着上了甲板。他朝围着舱口的首长们扬了扬手中的布团,也顾不上

穿衣服就下达了第二道指令:“开泵加油!”“一切正常!”加油兵手中的油枪喷出的航空油很快注满了直升飞机的油箱。随后塔台指挥员下达了起飞命令,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,直升飞机腾空而起跃入了蓝天,甲板上阵欢腾。这时陪他下到油舱口的战士附着他的耳朵说,从入油舱到出油舱不多不少正好90秒,他抹去满头还在流淌的航空油,然后如释重负地笑了。参谋长回身走了过来,拾起甲板上的衣服给他披上,对他下达了赶紧洗澡的命令。

第二天,他特意换了套新军装,再次来到了3号码头目送121号船载着直升飞机起锚远航。想起昨日的惊险一幕,默默地向121号船行了个标准的军礼。后来,南极考察暨长城站建设圆满成功后,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首次赴南极考察庆功表彰大会,他作为部队获奖立功人员应邀出席,受到了党和国家、中央军委领导的接见。

他叫张顺兴,1968年19岁从上海长宁区应征入伍,一直在北航从事航空油料管理工作,在部队的大熔炉一干就是28年。

静静的额尔齐斯河在流淌。这是我国唯一一条注入北冰洋的河流。河的下游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边境,拐弯时与喀拉苏河、阿拉别克河交汇,故称北湾。每年开春以后,冰雪消融,雨水丰沛,河水上涨,形成广阔无垠、波光粼粼、布满水草的大沼泽,也是蚊虫、蚋等吸血昆虫的滋生地,素有“蚊虫王国”之称。新疆军区在北湾驻有边防连,属哈巴河县境。当地除驻军外,几乎是无人区。驻防官兵不仅守卫祖国的神圣疆土,盛夏季节,还要战蚊虫、履使命。几代军人都默默地坚守:蚊虫叮咬不言苦,忠诚戍边不言悔。

2006年秋,我在北湾边防连第一次见到张桂林,后来在多次执行任务中合作。她齐耳短发,穿一身合体迷彩服,身材苗条,文静秀气,干练泼辣。在北湾,从连长、指导员到士兵,只要见到桂林,都亲切地喊她“张姐”。

1991年,这位刚毕业的新疆大学生物系优秀硕士研究生,被军区特招入伍,分配到疾控中心从事“消、杀、灭”工作。她到边防团调研时,听说北湾蚊虫给官兵带来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,便立即赶赴连队。她与大家一起巡逻执勤,钻芦苇、穿灌木丛,迎面扑来是铺天盖地的蚊子。她还到每个班转了转,看到一张张年轻战士脸上和胳膊皮肤,被蚊虫反复叮咬,留下密密麻麻的痂痕,甚至大面积发炎,红肿、溃烂,一抠就出血、流黄水,心疼得流泪了。据连长讲,由于蚊子密度高,平日战士们不能在野外呆着,一个个血性男儿,不能窝着当“宅男”。于是,他们想了个土办法,点燃晒干的牛粪、马粪,用烟雾驱蚊,进行篮球比赛,体能



深入丛林做实验

## 北湾边防斗蚊

◆ 万兴坤

锻炼。连队至今流传“点着牛粪打篮球,烧着艾草上厕所,蚊帐里面开班会,夏穿棉衣去巡逻”。漫长的边防线上,巡逻离不开军马和军犬。这些富有灵性的动物也怕蚊子,但有对付蚊子的“招术”。军马总是不停地甩头或点头,见河就往水里跳。因此,沿河不骑马。军犬、土狗学会打洞,把身子藏在洞里,但裸露头部的眉骨和眼眶,还是被蚊子咬烂了,先后有七条军犬被咬死。连队养的猪,不住猪圈,而跑到营门前的池塘里,经一番打滚,全身涂上厚厚的淤泥,或干脆沉到泥浆里,只露鼻孔出气。初次到北湾的人,对蚊子有种恐惧感。司务长欧立军的爱人,千里迢迢来队探望丈夫,正好是蚊子高峰期,刚进营门半个时辰,被蜂拥而至的蚊子咬得浑身起包块,继而发高烧。翌日,她拎起还没打开的行李,搭着便车回老家了。后来,她给爱人打电话,表达愧疚之感。丈夫盼她没蚊子的时候再来。

张桂林的心再也不能平静,总是魂牵梦萦北湾。自那以后,她每年四至八月,率课题组的同志蹲北湾、搞调研、做实验。汛期过后,河面露出一个个浅潭,在阳光照射下,异彩闪烁。为弄清蚊子生长的源头,张桂林拉着熟悉地形的军医,踩着泥泞路,到河里测量水深、水温,采集幼虫。为检测蚊虫密度,在营地搭起帐篷,放置诱蚊灯,24小时动态监测,每平方米检测到3500余只蚊子。夜间,他们还走进气味

刺鼻的马厩、猪圈采样本,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。做药物对比试验时,张桂林让战士在胳膊上涂不同的驱蚊剂,自己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,暴露胳膊,以身试蚊。一个试验下来,胳膊和脸上被蚊子咬得布满大大小小的包块,至今脸上还留有印记。

从乌鲁木齐到北湾,路途遥远,乘长途车需十多个小时,要穿越克拉玛依沙漠和魔鬼城。有时,张桂林只身一人,带着实验设备,登上大巴,从早晨出发,到达北湾已是深夜。那时,她女儿年纪幼小。有一次,正准备第二天去北湾时,当晚女儿发高烧、呕吐,折腾了一夜,清晨刚刚入睡。看着宝贝女儿,她放心不下,如取消北湾之行,打乱实验计划。她狠了狠心,把女儿托付给婆婆,从量体温、吃药到观察,作了详细交代。而后,与同事们按原计划行动。一趟差几个月,回到家里,孩子见了妈妈如同陌生人。如今女儿长大了,懂得母亲的辛劳。

多年来,张桂林对采集的标本,进行毒性病理分析,掌握了蚊蚋等吸血昆虫的种类、栖息、习性、活动规律和危害程度,根据生态学原理,进行药物筛选试验,采取综合防护。北湾边防官兵长期遭受蚊害,引起了军委总部的重视,派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。在前期研究基础上,经十余年艰辛努力,反复试验,不断改进,成功研制出皮肤外用驱避剂,新型系列防蚊服。这种防蚊服透视性好,在肘部、膝盖、脚踝增加面料,更加牢固,舒适实用。适应不同任务需求,达到有效防护。给边防官兵带来了福音。新疆军区、兰州军区先后分别表彰张桂林为“昆仑卫士”、“巾帼建功”。

两年前,我在乌鲁木齐再次见到已是副主任医师的张桂林,问她常年奔波于北湾的感受,她笑答:“我是学生物的,干的又是本行,保护边防官兵的生命和健康是自己的职责。”是的,我们的共和国戍边卫士,在忠诚履行自己的职责,他们的青春、奉献、流血和牺牲与祖国的安全、人民的安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“你好,我是话务员XX号,请问你要哪里?”

“你好,电话已接通,请听好。”

看着这些飒爽英姿、百里挑一的驻港部队通信女兵,清脆的声音、熟练的技术、准确无误的表达,不得不为其点赞。

这群女兵驻守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畔。表面看来,工作之余就可以站在楼顶欣赏着维多利亚港湾的美景,打开窗帘就能看着来来往往的各式各样的船只,夜幕下能够欣赏着“幻彩咏香江”灯光音乐汇演……但实际上,驻港部队实行的是严格的封闭式管理,只有退伍的时候才有机会到香港购物。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柔情承担着艰巨的任务,以实际行动弘扬着驻港精神,同时也以纤纤素手传递着爱心。

有一次,武汉某部院校的领导打来电话,代寻一位在驻港部队服役的战士吴某某,说其父亲去世,想通过驻港部队总机找到他。

“请问,吴某某在什么单位?”女兵很礼貌地问。

“具体单位不知道,吴某某的母亲只知道在驻港部队。”对方回答。

“请问,是在港内还是在港外?”女兵又问。

“应该在港内。”

“哪年入伍到驻港部队的?”

“入伍第二年,直接进港的。对了,是你们驻港部队的陆军。”

“不知道哪个单位,这样也不好寻找,估计一时也难以找到。要不这样吧,你留个军线电话,找到后及时联系您,可以吗?”

挂了电话,女兵就犯难了,如何去找呢?这也不是分内的工作。在数千人当中找个人虽然不是大海捞针,对一个小兵来说还是很难的。如果通过军务部门去查找或许会更简单些,毕竟这不是正常工作。难是难,但没有谁去做。她将此事与值班的其他女兵作了简单介绍,部分值班还有值星的女兵也加入了寻找的队伍,齐心协力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去完成。一方面,主动打电话到各个部队打听有没有这个人;另一方面,在转接部队电话时,顺便打听吴某某这个人,毕竟每天都接到成百上千个电话。由于发动了集体,当天就找到了吴某某,约个时间让他和武汉某部领导通了电话,短时间内达成了心愿。后来这位院校领导还专门打电话给驻港部队领导说明情况,赞扬这群女兵,吴某某的家人还专门寄来了感谢信。

在这些特殊的战士身上,还有一些经常发生的事,就是每到晚上、周末和节假日等休息时,内地亲人、家属、朋友都会打进电话。驻港部队官兵不允许使用手机(至少当时是这样的),所有内地电话打进来都要通过总机转接到具体人。他们往往会聊很长时间,煲“电话粥”是常有的事。对此呢,话务员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,都会一一进行满足。因为这个时间段,工作电话相对来说不太多,官兵忙了一天,也出不去,和家人聊聊天、听听家里事,也是一种放松和精神安慰,也有利于他们的工作。但毕竟电话线路有限,不可能无限制满足每个人。怎么办呢?有时节假日工作上的电话也很多,即使预留了一些线路,也难以满足工作需要,这种时候,她们就会善意提醒,先暂停聊天,等线路有空时再聊天。官兵们对此也都表示感谢和理解。

转眼,香港回归祖国已20周年了,相信话务员的优良传统还在传承和发扬。衷心问一句“你们还好吗?”——我也曾是驻港部队的一员,生命中有过驻港的历史,一辈子都不后悔,任何时候,都会这么自豪地说。

## 一支特殊的驻港部队

◆ 李家